

夷

堅

志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十七事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爲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効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幕廼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爲潭

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爲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爲過二民行省地中爲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墮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酋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邕

劉襄子思說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爲一亡賴道人
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
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經哭于市曰今日天
帝死吾爲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
是日失守

楊朴公全說
時爲工曹掾

陳尊者

閬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
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
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

世故哭聞者皆以爲誕逾月而奉隆祐遺誥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爲夔州帥夢受命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子近馬禍云

張達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譽初至

樂其幽閒謀結庵爲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避諸
嶽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纔草屋數間
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即冷
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
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
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
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
雨暴至徧山皆黑雷電掣旋屋外善同素不睡
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鞀

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
衆僧以杖擊去旣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
未及而震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太半已而月星
粲然明旦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
花紋祖淵即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
爲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昏昧雖月出
亦然自蟒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

云

善同
說

伊陽古鉗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

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

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瀰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祕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
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
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
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
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
并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
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
婦同處於閨中閨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
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目以敝紙自蔽

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可者絕類吾十
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
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
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
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訴宣撫下
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携已所有直數千緡
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
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
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家婦今往

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
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
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
婢使小過輒以錢縋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
杖之或以針籤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
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歸家
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

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爲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三事皆妻叔張宗一貫道說

蛇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蛇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爲瓜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醵金十萬。命王作法。

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既而蛇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蛇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厨後墻左角小穴呼曰蛇王三喚汝即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蛇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

是果破予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地精云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負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
刑舟至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
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即
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旣宴酒三行
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
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
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
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

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
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即解維後數年飛罷
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
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錢治其事
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
付万俟丞相云二事劉表
子思說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
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

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謂祠下有親事官數輩
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諸爲
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
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鞫岳飛遇
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
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
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
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旣而聞
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檄有

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
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
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
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
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元益
說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
焦山上遇大佛剎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
如此旣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

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如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却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負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業妄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謂主也僧懼亟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髣髴認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

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
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
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
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播傳此事長老退居
者數人闔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
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
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

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
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
獨學無師文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
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
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
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噓冶
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
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汙吾瓜
當於水水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

瓜皮浮出水面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
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
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
謝遂與執轡後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
飲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
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
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
取之紙盡足浮風雲脩脩躡而上征仙鶴成群
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音猶長

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
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
葬之日樵牧者聞壙墓間哭聲識者
知其來歸云

英州人鄭總作傳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璿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堙替議鬻居屋未及僦晨起見亡祖父母父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荅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尚

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
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旣未有所歸還只
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
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璿問祭我亦在彼指門
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
所事真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
爲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
曰我脚頭緊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廷中
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一

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簿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爲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爲丞劉謂與曰賢弟不應得官若罷舉庶可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榜至同安與持往謁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

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獲餐錢
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錢暴卒于院

陳應求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候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

一秤橫前兩首皆有拌吏舉簿寘東拌拌重壓
至地池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
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
湏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
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
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
大吏持下寘西拌拌亦壓地而東拌高舉向空
大風歟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者
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

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具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豪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

部尚書

徐傳說聞之於衛仲子

郁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千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爲火焚
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
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
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
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
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
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
柱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者張

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几侵地三尺許張翁死
訴于地下吾既伏前愆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
皆已煨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
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
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
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即告別
既甦呼張氏子語之故荅曰昔日實爭之今已
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託遣報其子
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湯乃致遠長子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
金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
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
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
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
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
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
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柰何展轉至三

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
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
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
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
人云又被渠彈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
聞堂內如搗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
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
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
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責窮人爵吾是以

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其以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襲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寧丞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旣寢見美女在旁探

手虎子中捨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
頸上槩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
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
槩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
穿累累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纔一
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
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
而去槩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

三事亦
徐搏說

李知命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窻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窻對如一男子縑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爲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距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知鬼也如是十餘匝偃揭帳執李頊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與相拒欲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諾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既不寐胡不早

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掌其力
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
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墓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
亂葬壠常曰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
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
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
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毳

毯覆體赤目猪喙瞠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
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
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之米可載
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
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
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爲具
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

已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于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三事李
紹祀說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爲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曳縣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旣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貸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

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
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
閣

外舅說

二鬼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
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罟
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
暇拾取唯惡少年數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
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

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攫傷痕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弃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

言其一曰我爲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

張氏墳

墳在方城者曰西墳惟其父別葬曰東墳

爲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

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爲鷹

所搦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罟吾悉能

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

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耿耿如癡人

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閬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

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荅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予知微傳其法與同卜人皆著名夔帥韓球今造

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
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
云杜起
辛說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
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
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
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
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

字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
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燿爲江西漕屬
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
鬢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尚
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燿說

晏氏媼

晏元獻家老乳媼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
加禮旣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
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

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柰軟弱不中用何其家
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
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
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
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
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媼侍女曰亦已來矣
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
三者媼姪也素不檢自媼死不復聞其在亡遣
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

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閔中之子也
先娶王氏生一女泰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
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泰娘旣卒鄭買妾以居
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
納幣一日將趨朝尚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
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
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

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泰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悲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惟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

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繞出門
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
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
之投以刀即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卧草
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
所言正十年

二事尚
定國說

化成寺

沈持要為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
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

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文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勤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口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群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

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
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
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
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
坐吳辭曰達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
不敢貴人捨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
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胥史乘已初視事以此

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
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檢法
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
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隄法
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爲
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

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
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
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自動遂起行攜手入屏
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卧病猶自
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即有婦人迎
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
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

歸暴為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為得客晚其人遲明即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為

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
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
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
辭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
仆地矣

人死爲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彊鷙處官紹
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掇權鹽
於潼川路躬詣開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

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後穿出牛一尾方驚怛侍婢亦魘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既著聞有資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

問額之虛實羸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
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警之馬
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
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瘡其
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
馬生但去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
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板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

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憂成都倅
虞齊年祺寶審度下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
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
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
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
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
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
至丙午纔餘一筭今年五月一日筭當復生其
數無窮然去今尚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

虞賓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賓之占得戌酉
申卦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棘中傳而
定未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水然課中赦書神
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需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
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

上即位于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筮日相去蓋
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

允文

過輝

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
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襁之顧已無及吾

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
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
驛人前曰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
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閤豐笑曰吾
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
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
吾爲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群從者皆

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爲
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
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
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
司茶馬李忘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
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
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即命
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
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遇此

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湏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諧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墻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旣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墻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

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
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
妾之寃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
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
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
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
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
兵來墻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
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

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邪今發土處即是
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在若
得木骨即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
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
郡爲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
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
亦卒闕壽卿者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爲作
記虞井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夢藥方

虞井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
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
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
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
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
獨煉雄黃烝麴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
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泄
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官人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爲成都守李西美
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
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
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
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
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爲帥家人以主人翁病
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爲樂
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
兩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

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
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
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爲鬼物忽
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
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
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
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日晡不擊鼓擊之則聞婦
人哭聲數十爲群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
人以鼓聲爲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

鈐轄攝帥事爲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剗腹見脂裹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斲木爲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登科後爲開州守

八事皆虞井甫說范氏其表姊也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

懸大金鍾有金甲偉人立鍾傍視徐擊鍾而言
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貢外三擊云係七
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利甲官至外郎足矣因
記於牘中但不能曉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
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
是疾終鄉人董縱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
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
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唁
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

寧國

德升
說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爲癘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
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
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
滋者爲易曰清輝已揭榜徐謁李同坐亭上少
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
然命取而滌之乃立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
得此亭名曰天繪昭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
命名之日不少差

芭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
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
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茜被
包裹卧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
與李易位李所卧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
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嘗之既寢聞戶外歎

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
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
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跟
踰越窻外至巴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
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爲巴蕉精云

黃子淳彥質說
黃德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吳欲
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

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
首人皆長二尺許揖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
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
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
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
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
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
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
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

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

路彬質夫說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爲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爲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舊例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先多士衆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

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為已應夢果不第

林之奇
少穎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為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

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
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邊足跌而
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
訪劉彥冲子翬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
復榮望今一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
須十年間二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
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
僅三年

劉二甫說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蔚
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旁崖而生婆
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
罷廣府兵官北還繫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
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
叟鬚頰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
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
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
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

大矣吉老問其姓字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
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即所處也幸
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
將入告時曉鍾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纜
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滄光以語令建安彭鉅
政和二年鉅解官如廣府過寺即以吉老言訪
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剥膏液流注不
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
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子嘗往來

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